

觀音橋話語屬問題研究*

黃布凡

中央民族大學

觀音橋話（中國四川省金川縣觀音橋鎮轄區及其鄰近一帶語言）以往學者們看作嘉戎語或道孚語的方言。本文通過約 1700 條包含基本詞在內的常用詞和幾項獨特語法現象的比較，認為觀音橋話應是獨立於嘉戎語和道孚語之外的語言，並根據其核心地帶居民的自稱將這種語言命名為拉塢戎語。通過比較，更加看清了拉塢戎語、道孚語、嘉戎語包括尚未進行比較研究的卻域語是一組在發生學的關係上非常密切的語言，在羌語支之下建立嘉戎語分支的意見值得重視。

關鍵詞：羌語，嘉戎語，道孚語，拉塢戎語，觀音橋話

1. 問題的提出

1.1 觀音橋話簡介

觀音橋話是指中國四川省金川縣觀音橋鎮（以前叫中寨區，1996 年改名為觀音橋鎮。更早些時候叫綽斯甲。）所轄區及其鄰近一帶的語言。觀音橋鎮下轄觀音（grəmdɛ）、二嘎里（rgæni）、俄熱（ɛʌvzi）、太陽河（ɛnə/tsʰamtu）等四個鄉和阿柯里（akʰore）國營牧場，前三個鄉和太陽河的一個村以及阿柯里的半數居民都說觀音橋話，約有一萬多人。操這種語言的人自稱拉塢戎哇（lavzɯŋva）或戎哇（zɯŋva），將這種話稱為拉塢戎話或戎話。據這種語言使用者介紹，觀音橋話向東可通馬爾康縣白灣區木爾宗鄉（bzɔŋzɯŋ）和金川縣周山區集沐鄉的業隆村（dzazɔ），向西可通壤塘縣上寨區蒲西鄉的蒲西、小伊里和斯躍武等村¹。業隆村

* 本文在 1999 年 11 月臺北舉行的藏緬語族羌語支語言及語言學研討會上蒙孫天心先生提出許多寶貴意見並提供一些有關情況，特此致謝。

¹ 據孫天心先生介紹，蒲西鄉的蒲西村與小伊里村使用兩種語言，以杜柯河為界，河北和大伊里村說霍爾巴-上寨語上寨方言，河南和斯躍武村說觀音橋話。

與蒲西鄉的三個村大約各有五百人左右。

1.2 對觀音橋話語屬問題的分歧意見

關於觀音橋話的語屬問題，有三種不同的看法：

- (1) 認為觀音橋話是道孚語的一種方言，道孚語是屬於羌語支的一種獨立語言（孫宏開 1983²，黃布凡 1990, 1991）。
- (2) 認為觀音橋話連同道孚語是嘉戎語的西部方言（瞿霽堂 1990，林向榮 1993）。瞿文並認為嘉戎語與羌、普米等語言同屬藏語支。
- (3) 認為觀音橋話（蒲西上寨話不在內）是與嘉戎語、道孚語平行並列的獨立語言，蒲西上寨話歸入道孚語，合稱霍爾巴-上寨語。霍爾巴-上寨語、觀音橋語、嘉戎語構成羌語支下面的嘉戎語分支（孫天心 2000a）。

這幾種看法不但反映了觀音橋話的語屬未定，還反映了藏緬語族下面藏語支與羌語支的分合問題以及羌語支下面是否需要再立分支的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經過進一步調查和比較研究來解決。

本文對語支劃分問題暫且不論，著重要解決的是觀音橋話的語屬問題。觀音橋話語屬問題的焦點是要弄清它究竟是嘉戎語的方言，還是道孚語的方言，或兩者都不是，是與嘉戎語、道孚語並列的獨立語言。

我在〈道孚語〉一文中曾經說明，將道孚語劃作道孚、格什扎、觀音橋三個方言只是“根據這種語言的使用者的介紹，按照各地話互通程度的不同劃分的。”是在當時“對道孚語方言土語情況尚未普查比較”的條件下的一種權宜之舉。當地人的語感，通話程度的不同，對於判斷是否同一語言和劃分方言具有一定參考作用，但對於科學地說明語言和方言之間的關係還是不夠的。近年來，我因帶研究生作田野調查而有了接觸觀音橋一帶語言的機會，陸續調查積累了一些材料，同時又有其他學者發表了對這一帶語言調查研究的新成果（孫天心調查研究了木爾宗話和蒲西話，多爾吉發表了格什扎話研究），因而感到有必要在新的條件下對觀音橋話的語屬問題重新作一番考察和研究。

林向榮（1993）劃分嘉戎語方言的依據，是基於語音類型和詞彙異同的比較。瞿霽堂（1990）側重於語法的比較，同時也作了語音、構詞和詞彙的比較。孫天心（2000a, 2000b）則是從動詞形態變化上的幾個特點看四大壩嘉戎語和木爾宗話、蒲西話的異同。我認為，在判斷語言關係的親疏遠近或判斷是語言還是方言

² 孫宏開先生稱作“爾龔語”的即本文所說的道孚語格什扎話。

關係上，語音類型的比較起不到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同一個語言的不同方言，其語音類型可以差別很大（如藏語的安多方言和衛藏方言），而不同的兩個語言，其語音類型又可以相同或相近（如藏語康方言和納西語），但是詞彙（特別是基本詞彙）和語法的比較不可缺一，在詞彙比較時，不可忽視語音對應規律的尋找。本文側重從詞彙和語法兩個方面進行比較。

2. 詞彙比較

2.1 比較方法

2.1.1 比較點的選擇

比較的對象，除了將觀音橋話與嘉戎語、道孚語分別比較外，還進行另外兩項比較：一項是在嘉戎語和道孚語中分別選取一至二個公認為是方言關係的點，通過它們之間的比較，看方言之間詞彙的差異程度；另一項是將多數學者（孫宏開、孫天心、多爾吉和我）認為是語言關係的道孚語和嘉戎語進行比較，從中觀察語言之間詞彙的差異程度。各種比較都求出同源詞和異源詞的比例數，以後兩種比較的比例數作為分析前一種比較結果的參照。

各語言和方言的代表點如下：

觀音橋話：金川縣觀音橋鎮俄熱鄉。

嘉戎語：馬爾康縣卓克基鄉。

道孚語：道孚縣瓦日區格西鄉。

嘉戎語方言：馬爾康縣草登鄉，屬北部方言；金川縣萬林鄉，屬東部方言。

卓克基話也是東部方言。

道孚語方言：丹巴縣格什扎鄉。

語料（包括語法比較所用的語料）出處如下：

以下語料為本人記錄：

俄熱（單說時指俄熱鄉三村）話，1996年記於觀音橋鎮，發音人勒塔爾，男，觀音橋鎮郵局退休工人，俄熱鄉三村人。俄熱（四村）話，1998年記於汶川縣城，發音人耿德，女，幹部，俄熱鄉四村人。業隆話記於同年同地，發音人尙基斯甲，男，學生，業隆村人。部分語法材料出自我指導作田野調查的研究生尹蔚彬的記錄。觀音橋鎮話，1990年記於成都西南民族學院，發音人三朗措，女，學生，觀音橋鎮人。草登話亦於同年同地所記（只記了詞彙），發音人羅央杰，女，學生，草登人。道孚語格西話（單說道孚語時，就指格西話），1987年記於道孚縣城，發

黃布凡

音人甲本，男，道孚縣一中工人。以上材料除道孚語已發表外，其餘均為原始記錄稿。

嘉戎語卓克基話出自林向榮《嘉戎語研究》和他為本人主編的《藏緬語族語言詞彙》提供的詞彙本，以及瞿霽堂《嘉戎語的方言》。

道孚語格什扎話出自多爾吉《道孚語格什扎話研究》。

嘉戎語金川話詞彙是中央民族學院語言學系學生楊松美（又名珊瑚，女，金川縣萬林鄉人）1987 年在本人指導下對她自己母語的記錄。

2.1.2 比較詞的選擇

以上詞彙材料全都依據中央民族學院民族語言研究所藏緬語研究室 1982 年編制的《藏緬語族語言詞彙調查大綱》所列詞目記錄。該大綱共列詞目 2521 條（1990 年本增補為 2644 條）。比較時，去掉虛詞、詞組（如“三千零五十”、“三分之一”等）、缺記（有的是雙方缺記，有的是一方缺記）和詞義不易確定的詞項，共得 1700 條左右（少數語言點只有 1500 條左右）。大部分是包括基本詞在內的生活常用詞。

2.1.3 同源詞和異源詞的分析和統計

同源詞和異源詞占所比詞數的百分比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語言或方言的分化程度，在判斷語言或方言關係的親疏遠近上有重要參考作用。瞿文（1990）和林文（1993）都有同源詞和異源詞數量和占所比詞的百分比，但分析統計方法各異。

林向榮將崗里話（即本文的二嘎里話），劃入他所謂的嘉戎語的西部方言。將崗里話與東部方言的卓克基話和北部方言的日部話作了比較，與卓克基話共比詞 1788 個，其中全同詞 1090 個，占所比詞數 60%；同源詞 40 個，占所比詞數 2.2%；異源詞 686 個，占所比詞數 38%。與日部話共比詞 1788 個，其中全同詞 1003 個，占所比詞數 56%，同源詞 36 個，占所比詞數 2%，異源詞 738 個，占所比詞數 41%。這兩項比較的同源詞比例數都很低，這是不符合語言實際情況的。問題出在他把很大一部分語音形式相同或相近的同源詞劃入“全同詞”了，而“全同詞”又不等於“同源詞”，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共同借自藏語的詞。我們所說的“同源詞”是指在發生學上來自同一母語的詞，林所說的同源詞卻僅限於那些“語音差異很大，但看得出它們同出一源的詞”，這樣，範圍就小多了。觀音橋話、嘉戎語、道孚語都受藏語影響很大，都有大量借自藏語安多方言或康方言的詞。藏語借詞

不僅限於宗教文化方面，還滲入到基本詞彙。如“天”這個詞卓克基話 $nəm k'ɛ$ 、觀音橋鎮話 $nam^{22} k'æ^{44}$ 、道孚語格西話 $mamqa/pqa$ 都是借自藏語的 $nam\ mk'\ afi$ （書面語轉寫，下同）；格什扎話 $ɣnam$ 也是借自藏語 $gnam$ ，只有俄熱話的 $mɔ^{53}$ 和嘉戎語金川話的 $tumw$ 才是本語詞（詞根與多數藏緬語同源，參見黃布凡 1998 文。道孚語的 $mamqa$ 可能是本語詞 $mə$ 和藏語詞 $nam\ mk'\ afi$ 後一語素的合體）。卓克基話的 $tək'a$ “口”也是藏語借詞（藏語是 $k'a$ ），金川話的“口”有 $tuʃnis$ 和 $tu k'ɛ$ 兩個詞， $tuʃnis$ 應是本語固有詞，卓克基話也有與金川話 $tuʃnis$ 相對應的 $təʃnos$ 一詞，但已轉義為“嘴唇”了。因而林所謂的“相同詞”說明不了歷史來源是否相同，共同借藏的詞不應與同源詞混在一起計算。

瞿文用 2500-3000 之間的詞數進行比較，得出結論說：東部方言與西部方言（其“西部方言”包括本文所說的觀音橋話和道孚語）差別較大，一般在 50% 左右，固有詞的差異達到 60% 左右；北部方言與西部方言的差別也較大，一般也在 50% 左右，固有詞的差異也大致相同，還略高一些。東部和北部方言合起來與西部方言比較，與中寨土語（相當於本文所說的觀音橋話）的差異數則明顯下降，一般是 27.9%，固有詞差異只有 21.3%。瞿文所謂的“合起來比較”，即在將中寨話與東部方言和北部方言比較時，只要與這兩個方言之一相同時即算相同。我認為這種比法也不科學，這不能客觀地反映他所說的中寨話或西部方言與其他兩個方言的差異程度，如果分開比較，其差異數肯定要上升。

為了避免上述比較法的弊病，本文進行的比較是按照同源、異源、共同借藏三項分別統計，並且是“一對一”（即一個語言或方言點對另一個語言或方言點）的比較，而不是瞿所謂的“合起來比較”。共同借藏的詞有的可能是原來沒有的，是隨著佛教文化或其他新事物的傳播而借入的，如“寺廟”一詞，觀音橋鎮 $rgun^{44} bæ^{22}$ 、道孚 $rgən\ ba$ 、格什扎 $rgən\ ba$ 、卓克基 $rgən\ mbɛ$ ；“喇嘛”一詞，俄熱 $vlɔ^{53} mɔ^{31}$ 、觀音橋鎮 $vlæ^{44} mæ^{22}$ 、道孚 $lama$ 、格什扎 $lama$ 、金川 $lamiɛ$ 等。有的是原有本語詞，叫借詞取代了，如上述“天”、“口”等詞。叫借詞取代的原有詞可能同源，也可能因早期分化而不同源。因此，共同借藏詞既不能算在同源詞裡（這裡所說的同源限定在來自同一母語的同源），也不能算在異源詞裡。共同借漢詞（如玉米、白菜等）也自然是排除在同源詞和異源詞之外。

2.2 比較結果

- (1) 俄熱—卓克基：共比 1552 個詞（除去共同借藏 136 個，共同借漢 41 個）
同源 413 個，占所比詞 26.6%。

異源 1139 個，占所比詞 73.4%。

- (2) 俄熱—道孚（格西）：共比 1536 個詞（除去共同借藏 179 個，共同借漢 29 個）

同源 422 個，占所比詞 27.5%。

異源 1114 個，占所比詞 72.5%。

- (3) 卓克基—金川：共比 1662 個詞（除去共同借藏 69 個，共同借漢 50 個）

同源 784 個，占所比詞 47.2%。

異源 878 個，占所比詞 52.8%。

- (4) 卓克基—草登：共比 1416 個詞（除去共同借藏 152 個，共同借漢 34 個）

同源 492 個，占所比詞 34.7%。

異源 924 個，占所比詞 65.3%。

- (5) 道孚（格西）—格什扎：共比 1340 個詞（除去共同借藏 116 個，共同借漢 44 個）

同源 673 個，占所比詞 50.2%。

異源 667 個，占所比詞 49.8%。

- (6) 道孚（格西）—卓克基：共比 1592 個詞（除去共同借藏 144 個，共同借漢 34 個）

同源 242 個，占所比詞 15.2%。

異源 1350 個，占所比詞 84.8%。

以上同源詞包括少數僅詞根或部分語素同源的詞在內。

由上看來，本文的比較結果與林文（1993:622）、瞿文（1990:8）的比較結果差異很大。僅看觀音橋話與嘉戎語異源詞的比例數一項：

73.4%（本文，俄熱—卓克基）

38%（林文，崗里—卓克基）

21.3%（瞿文，中寨—東部和北部方言）

造成比較結果差異這樣大的原因除了上述比較方法的不同（這是主要的）外，可能還有其他因素，如對同源詞和借詞的識別在具體的詞上有所不同，用以比較的詞的數量（本文與林文相近，瞿文的數量多）和選擇的詞項不同等。比較結果的不同，必然會影響到對語言或方言親疏關係判斷的結論。林、瞿將上述結果看作將觀音橋話劃入嘉戎語方言的重要依據之一，本文則要通過進一步比較分析來判斷上述語言的關係。

上述比較，差異最大的是第 6 項，道孚語格西話與嘉戎語卓克基話異源詞比

例數達到 84.8%，同源詞比例數只有 15.2%。而這一比例數與羌語支內部各語言之間同源詞的比例數卻十分接近，請參看《漢藏語概論》羌語支詞彙比較部分（馬學良主編 1991:355）：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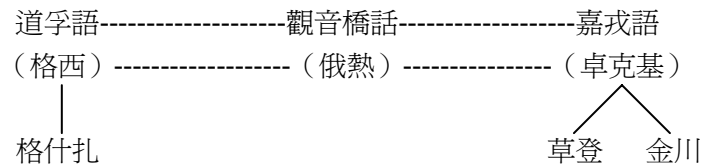
“嘉戎語同各語言比較：卻域（新龍）15%，木雅 15%，扎壩 14%、普米（九龍）15%、道孚 13%、爾蘇（九龍）14%，貴瓊 10%，……”。

“羌語（峨口）同各語言比較：卻域（新龍）16%、木雅 14%、扎壩 12%、嘉戎 12%、普米（九龍）16%、道孚 13%、爾蘇（九龍）17%、貴瓊 10%，……”。

這說明道孚語與嘉戎語東部方言之間詞彙的差異程度，相當於羌語支內部語言之間詞彙的差異程度。

(3)(4)(5)等項比較的同源詞比例數遠高於(6)項比較的同源詞比例數，卓克基與金川是 47.2%，道孚與格什扎是 50.2%，卓克基與草登公認為是差別很大的方言，同源詞比例數也達到 34.7%。這些比例數可以看作是判斷為方言關係的參照數。各語言內部方言間同源詞比例數不盡相同，方言差異小的，同源詞比例數大，如藏語方言間同源詞比例數一般在 70%至 80%之間（格桑居勉 1964:221）。方言差異大的，同源詞比例數就小，走廊一帶的語言因與其他語言接觸多，彼此影響大，方言間同源詞比例數一般要比藏語小很多。

再看(1)(2)兩項比較，其同源詞和異源詞比例數都很接近，說明俄熱話與卓克基話的差異程度跟俄熱話與道孚語格西話的差異程度差不多。其同源詞比例數低於(3)(4)(5)三項比較，說明俄熱話與卓克基話和俄熱話與道孚語格西話的關係都不及嘉戎語或道孚語內部方言間的關係那樣近。同時，其同源詞比例數又高於(6)項比較，說明俄熱話與卓克基話和俄熱話與道孚語格西話的關係又不及嘉戎語和道孚語之間的關係那麼遠。它們之間的關係可以下面的劃線示意：



³ 羌語支詞彙部分執筆人是王天習先生。

從詞彙比較的數值來看，觀音橋話似處於與道孚語和嘉戎語平行並列的地位。但從一些基本詞的異同來看，觀音橋話跟道孚語的關係還是比跟嘉戎語的關係更近些，如下面的基本詞觀音橋話的兩個點（俄熱、觀音橋鎮）明顯與道孚語（格西、格什扎）的兩個點同源，而與嘉戎語的兩個點（卓克基、金川）異源：⁴

	火	水	路	心
俄熱	ɕmɔ ⁵⁵	ɣdɔ ⁵³	tɕ'i ⁵³	sɕɔr ⁵³
觀音橋鎮	ɕmu ⁴⁴	ɣdu ⁵³	tɕ'i ⁵³	sɕær ⁵³
格西	ɣmɔ	ɣrɔ	tɕɛ	zɕar
格什扎	wmɔ	wrɔ	tɕa	zɕaɪ
卓克基	tɔ mtɕək	tɔtɕi	tɕɔla	tɔɕnɛ
金川	tu mi	tutɕi	rɛɛ	tuɕɕi
	臉	蟲	狗	喉嚨
俄熱	rɕɔ ⁵⁵	bɔ ³³ jo ⁵³	kɔ ⁵⁵ tu ⁵⁵	ɕqɛ ⁵³
觀音橋鎮	rɕæ ⁴⁴	bui ⁴⁴ ju ²²	ku ⁴⁴ tæ ⁵³	ɕqɛ ⁴⁴
格西	rɕa	ba bɔ	kɔta	qva
格什扎	rɕa	bɔzɔ	kɔta	ɕqua
卓克基	tɕjo	kɔlu	k'ɔna	tɔ mɔək
金川	taju	kuɪuk	k'ɪ	tu mɪuk

3. 語法比較

3.1 比較項目的選擇

瞿文（1990）選擇名詞的從屬範疇和動詞的人稱、方位、時態等範疇作為劃分嘉戎語方言土語的比較項目。他通過比較後說：“嘉戎語各方言的語法框架基本相同，或者說語法範疇和基本表達方式相同。表達方式主要是繁簡的差異，而

⁴ 有些詞看似同源，實為異源。如金川tu mi ‘火’ 詞根聲母是 m，但無前置輔音，而俄熱、觀音橋鎮、格西、格什扎此詞 m 前都有互相對應的前置輔音。藏語（包括八、九世紀古藏文）和其他藏緬語此詞聲母是 m，也大部分無前置輔音。二者是否同源尚需考證。且因卓克基此詞為tɔmtɕək，疑金川tumi為藏語借詞。又如卓克基tɕɔla ‘路’ 的前一語素看似與俄熱等的“路” 音近，但它是藏語借詞grul lam ‘路途’ 的變音。“狗” 的前音節各點音近，古藏語“狗” 有兩個詞：k'ji和gle（見於敦煌寫卷），卓克基、金川的“狗” 無疑與k'ji同源，其餘四個點可能與gle同源。

表達形式也基本相同，不同的很少”（1990:44）。在進行人稱範疇比較之後說：“東部方言的形態最爲完整，北部方言略爲簡化，而西部方言的形態則更進一步簡化”（1990:38）。繁簡之別，從他所選的代表點來看大體如此，但從各方言內部來看，土語之間都存在有繁有簡的現象。就拿他所謂的“西部方言”內的觀音橋話的人稱範疇來說，繁簡程度就不一樣。觀音橋鎮土語除第三人稱外，第一和第二人稱都分單數、雙數和複數，各有相應的形式表示，共有七種形式。俄熱鄉三村（joŋ³³ bre⁵⁵）土語僅第二人稱分單數、雙數和複數，第一人稱雙數和複數共用一種形式，第三人稱也無數的區別，共有六種形式，表現形式也有部分與觀音橋鎮土語不同。俄熱鄉四村（ɕa³³ ka⁵⁵ ze³³）土語第二、三人稱都不分數，第一人稱只分單數和複數，只有四種形式。業隆土語三個人稱都分單複數，但第二人稱複數與第三人稱複數同形，共有五種形式。下面以這四個土語動詞“吃”的人稱變化形式爲例：

	人稱	單數	雙數	複數
觀音橋鎮 dzi ^{44/35}	一	dzi - aŋ ⁴⁴	dzi - u ⁴⁴	dzu - i ⁴⁴
	二	dzi - n ⁴⁴	dzi - r ⁴⁴	dzi - ɳ ⁴⁴
	三	u ²² - dzi ⁴⁴	u ²² - dzi ⁴⁴	u ²² - dzi ⁴⁴
俄熱三村 dzi ⁵³	一	dza - ŋ ⁵³	dzi - i ⁵³	dzi - i ⁵³
	二	dzi - n ⁵³	dzi - s ⁵³	dzi - ɳ ⁵³
	三	dzi ⁵³	dzi ⁵³	dzi ⁵³
俄熱四村 dzi ⁵³	一	dza - ŋ ⁵³	dzi - i ⁵³	dzi - i ⁵³
	二	dzi - n ⁵³	dzi - n ⁵³	dzi - n ⁵³
	三	dzi ⁵³	dzi ⁵³	dzi ⁵³
業隆 dzə	一	dzu - ŋ	dzə - i	dzə - i
	二	dzə - n	dzə - ɿ	dzə - ɿ
	三	dzə	dzə - ɿ	dzə - ɿ

某一方面的形態的繁簡之別只能反映方言土語間的某些差異，而不能成爲判斷是語言關係還是方言關係的依據。瞿文說：“語言與方言的差異程度理論上應以 50%爲界限，即差異程度超過 50%，方言即有向語言發展的明顯趨勢。”他認爲嘉戎語各方言（包括我們所說的“道孚語”、“觀音橋話”在內）間的語法差異也遠遠沒有達到一半的程度”（1990:44）。他雖然提出了一個從語法上判斷是語言還是方言的量化標準，但這是一個難以實際操作的標準。語法上的差異，有範

疇上的，有形式上的，有手段上的，有大類，有小類，大類與小類是在一個平面上統計還是分開層面統計，應以多少差別作為基數來比較，恐怕很難立下客觀標準。另外，以 50% 的差異程度作為劃分語言與方言的界限是否具有普遍性和客觀性？世界上大多數語言和方言的劃界是否都符合這種界定？這需要以客觀事實來檢驗的。

在語法比較的方法上，孫天心另闢蹊徑。他圍繞上述有爭議的語言，選擇一些獨特的不尋常的語法現象（哪怕只是語法手段的不同）作為語法比較項目。他在 2000a、2000b 二文中，提出以區分動詞過去時和非過去時的元音交替、聲母送氣和不送氣交替、後置或取消喉塞音（伴隨聲調交替）等手段以及進行體和過去時詞幹是否平行等四項作為比較項目，將木爾宗話（孫以此代表觀音橋話）和蒲西話（上寨話的代表點）與嘉戎語的草登話、日部話和道孚語（孫稱作霍爾巴語）及其方言格什扎話作比較。這種方法在分析語言關係的親疏遠近上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因為這種小範圍的獨特的語法現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有關語言在某一歷史階段上曾經有過特別親密的關係，因而它們才會有某種共同創新或某種共同遺存。

鑒於孫比較過的木爾宗話不是觀音橋話的核心，而且，觀音橋話內部還有不少差異，因此，有必要將核心觀音橋話（現有觀音橋鎮、俄熱、業隆三個點的粗略調查材料）與孫文（2000b）提出的四項比較項目對照檢查。另外，孫比較的目的在於論證嘉戎語、道孚語和觀音橋話在羌語支裡關係最近、可溯於一源、共同構成“嘉戎語群”，因此，他選擇的比較項目側重於“同”的方面。而本文則是要弄清觀音橋話與嘉戎語、道孚語相異的方面，因此，除了採用他的語法比較項目外，再增補一些語法比較項目，以使觀音橋話與嘉戎語、道孚語之間的異同能更好地突顯出來。這裡要增補的語法比較項目是：

- (1)進行體的表現形式
- (2)及物的表現形式
- (3)祈使式的表現形式
- (4)自身態與反身態的表現形式

孫天心提出的四項比較項目，前三項可綜合為一項，本文列為第 5 項，即：

- (5)已行體（孫文作“過去時”）的表現形式

後一項“進行體和已行體詞幹是否平行”，其內容已包括在(1)之中，就不另作比較了。

3.2 語法比較

3.2.1 進行體的表現形式

嘉戎語東部方言的卓克基話和北部方言的草登話都用前綴表示進行體。卓克基話的第二人稱和第三人稱還因時間長短要加不同前綴（見瞿 1990:41）。草登話也要因動詞的及物與否加不同前綴，而且及物動詞的進行體是在非過去時詞幹上加進行體前綴，不及物動詞的進行體是在過去時詞幹上加不同的前綴（孫 2000b）。道孚語格什扎話也是用前綴表示進行體（多爾吉 1998:78）。道孚語格西話進行體的表現形式比較特殊，它不是用前綴而是在動詞詞根後加後綴-gu（此後綴也用於將行體形式中）再與存在動詞jji “在、有” 結合表示，第二、三人稱還要在jji之後再加助詞ra/dzə。其人稱和數的變化形式不是像將行體和已行體一樣表現在動詞詞根上，而是表現在存在動詞jji上。例如：cçi “騎”（以將行體和已行體與之對照）：

數	人稱	進行體	將行體	已行體
單	一	cç'i-gu jjo-ŋ	cç'u-gu	ra-cçu
	二	cç'i-gu jji-n dzə	cç'i-gu ra	ra-cçi
數	三	f-cç'i-gu jji ra	f-cç'i-gu ra	ra-f-cçi
複	一	cç'i-gu jji-jjo-ŋ	cç'o-ŋ-gu	ra-cço-ŋ
	二	cç'i-gu jji-jji-n dzə	cç'i-n-gu ra	ra-cçi-n
數	三	f-cç'i-gu jji ra	f-cç'i-gu ra	ra-f-cçi

這種形式表現了道孚（格西）語由前綴向後綴並由綜合形式向分析形式發展的趨勢。觀音橋話幾個土語進行體的表現形式雖然不盡相同，但都不是用前綴表示，而是像道孚語一樣，由詞根加表示“存在”一類意義的動詞表示。

俄熱土語的表現形式很接近道孚語格西話，也是在動詞詞根後加一個後綴-ə，再與動詞njje（似與存在動詞jje “在、有” 有同源關係）結合表示。其人稱變化也是在njje上表現，而不是在動詞詞根上表現。例如：dzi⁵³ “吃”的進行體：

人稱	單 數	雙 數	複 數
一	dzi ⁵³ - ə ³¹ njja-ŋ ⁵³	dzi ⁵³ - ə ³¹ njje-i ⁵³	dzi ⁵³ - ə ³¹ njje-i ⁵³
二	dzi ⁵³ - ə ³¹ njje-n ⁵³	dzi ⁵³ - ə ³¹ njje-s ⁵³	dzi ⁵³ - ə ³¹ njje-n ⁵³
三	dzi ⁵³ - ə ³¹ njje ⁵³	dzi ⁵³ - ə ³¹ njje ⁵³	dzi ⁵³ - ə ³¹ njje ⁵³

觀音橋鎮土語的進行體是在動詞詞根後加一個表示“正在進行”的助動詞æ²² sæ²² je⁴⁴表示，此詞不單用，其形式與草登話表示進行體的前綴v-sv（瞿 1990:41）很接近，兩者可能有同源關係。其人稱變化形式除第二人稱複數外，亦在此助動詞上表現。如：dzi^{44/35} “吃”的進行體：

人稱	單 數	雙 數	複 數
一	dzi ³⁵ æ ²² sæ ²² ja-ŋ ⁴⁴	dzi ³⁵ æ ²² sæ ²² ja-u ⁴⁴	dzi ³⁵ æ ²² sæ ²² je-i ⁴⁴
二	dzi ³⁵ æ ²² sæ ²² je-n ⁴⁴	dzi ³⁵ æ ²² sæ ²² je-r ⁴⁴	dzi-ŋ ³⁵ æ ²² sæ ²² je ⁴⁴
三	dzi ³⁵ æ ²² sæ ²² je ⁴⁴	dzi ³⁵ æ ²² sæ ²² je ⁴⁴	dzi ³⁵ æ ²² sæ ²² je ⁴⁴

業隆土語的進行體則是在動詞詞根後加動詞 k'sə/na-k'sə表示，k'sə有“已開始、在進行”的意義。人稱範疇的各種變化也是在 k'sə上體現。例如：

ŋə-i	dze	dzo	k'so-ŋ.	我在吃飯。
我（施事助詞）	飯	吃		
ts'e ti	znoba	dzo	na-k'sə.	山羊在吃草。
山羊（定指）	草	吃		

3.2.2 及物的表現形式

瞿文說：“東部方言……第二、三人稱及物與不及物動詞還用不同前綴表示，北部方言只是單數第二、三人稱及物動詞才使用不同詞綴表示；西部方言中寨話動詞及物不及物已無形態……，上寨話……第三人稱則除部分及物動詞還保留 v-或 n-前綴外，大部分動詞形態消失；格什扎話單數第一、二人稱動詞有及物與不及物的區別，第三人稱只有部分及物動詞保留前綴 v-，……”（1990:38-39）。事實上，屬於東部方言的卓克基話只是第三人稱的雙、複數才用不同前綴區分及物和不及物，及物用wə-，不及物用 kə-；第二、三人稱單數還用不同的後綴區分及物不及物，及物用-u，不及物用-n（第二人稱）／-ə（第三人稱）（林 1993:196-198）。屬於北部方言的草登話依照體的不同採取多種手段標誌及物：將行體第二、三人稱在開音節動詞詞幹上加後綴-jə；進行體用前綴vsv-（不及物用 t'v-）；完成體將趨向前綴的元音v/ə變為 e（孫 forthcoming）。上寨話第三人稱以前綴 n-/v-表示及物。格什扎話第三人稱也是以前綴 v-表示及物，第一人稱單數還以後綴-u、第二人稱單數以後綴-i 表示及物（瞿 1990:39）。道孚語格西話，第三人稱也是以 v-/f-

表及物（僅限於聲母是單輔音的動詞），第一、二人稱單數以加不加入稱後綴-ŋ和-n 區分及物和不及物，不加後綴的是及物，加後綴的是不及物（黃 1991:29-31）。

在及物不及物的問題上，觀音橋話（即瞿文所說的“西部方言中寨話”）並非如瞿文所說“已無形態”，而是形態變化的方式與上述語言不同。如俄熱土語區分及物和不及物主要表現在第三人稱將行體和已行體前綴上，將行體的及物標誌是加前綴 ru-，已行體的及物標誌是將前綴元音變為 u。例如：

	人稱（單數）	將行體	已行體
dzi ⁵³ 吃	一	dza-ŋ ⁵³	a ³³ -dza-ŋ ⁵⁵
	二	dzi-n ⁵³	a ³³ -dzi-n ⁵⁵
	三	ru-dzi ⁵³	u ³³ -dzi ⁵⁵
rae ⁵⁵ 寫	一	ra-ŋ ⁵⁵	nae ³³ -ra-ŋ ⁵³
	二	rae-n ⁵⁵	nae ³³ -ri-n ⁵³
	三	ru ³³ -rae ⁵⁵	nu ³³ -ri ⁵³

以上是及物動詞，不及物動詞則無此種變化，試比較：

	人稱（單數）	將行體	已行體
rje ⁵³ 坐	一	rja-ŋ ⁵³	no ³³ -rja-ŋ ⁵⁵
	二	rje-n ⁵³	no ³³ -rje-n ⁵⁵
	三	rje ⁵³	no ³³ -rje ⁵⁵

觀音橋鎮土語的及物標誌也是表現在第三人稱前綴上，將行體的及物標誌是加前綴u³²-，已行體的及物標誌是將前綴元音變為u。不及物動詞則不加也不變。試比較：

	人稱	將行體	已行體
dzi ^{44/35} 吃 （及物動詞）	一	dzi-aŋ ³⁵ ku ²² -je ²²	æ ²² -dzi-aŋ ⁵³
	二	dzi-n ³⁵ ku ²² -je ²²	æ ²² -dzi-n ⁵³
	三	u ²² -dzi ³⁵ ku ²² -je ²²	u ²² -dzi ⁵³
nvau ⁴⁴ 醉 （不及物動詞）	一	nva-ŋ ⁴⁴	ne ²² -nvu-ŋ ⁵³
	二	nvau-n ⁴⁴	ne ²² -nvu-n ⁵³
	三	nvau ⁴⁴	ne ²² -nvu ⁵³

黃布凡

業隆土語的及物標誌是將第三人稱已行體前綴中的非 i 元音變為 i，若前綴為 o-，則變為 li，前綴為 li 則不變，如(1)組。不及物動詞第三人稱已行體前綴不變，如(2)組。

(1) 下列各種人稱只舉單數例

詞根	第一人稱	第二人稱	第三人稱
vzo [?] 做(飯)	ko-vzu-ŋ	ko-vzu-n	ki-vzu
ɣzu [?] 買	ko-ɣzu-ŋ	ko-ɣzu-n	ki-ɣzu
dzo [?] 吃	o-dza-ŋ	o-dze-n	li-dze
ɕmu 攪	o-ɕmu-ŋ	o-ɕmu-n	li-ɕmu [?]
ntɕ'i [?] 宰	na-ntɕ'a-ŋ	na-ntɕ'e-n	ni-ntɕ'e
zɕzet 剝	ni-zɕzu-ŋ	ni-zɕze-n	ni-zɕzet

- (2) aiti (他) na-ɕit (去). 他去了。
 sɲa (小孩) ko-jup (睡). 小孩睡了。
 aiti (他) o-ŋgo (病) -se (情態後綴). 他病了。

以第三人稱已行體前綴(有的土語不限於已行體)元音交替標誌及物，這是觀音橋話各土語的共同特點。

3.2.3 祈使式的表現形式

觀音橋話普遍有祈使式。祈使式與命令式不同，命令式是說話人要求或命令聽話人進行某一動作，動作的施事是聽話人，是第二人稱。祈使式是說話人祈求或命令聽話人允許或支使第三者進行某一動作，動作的施事是對話雙方以外的人，是第三人稱。

俄熱土語以命令式前綴元音的交替(元音變為ɔ)和前綴與詞根聲調的交替(前綴低調變高調，原為高調的不變，詞根高調變低調)表示，人稱標記用第三人稱。例如：

命令式		祈使式	
rɔ ³³ -vi-n ⁵³	(你) 做!	rɔ ⁵⁵ -vi ³¹	讓(他) 做!
æ ³³ -dzi-n ⁵³	(你) 吃!	ɔ ⁵⁵ -dzi ³¹	讓(他) 吃!
kɔ ³³ -nzgre-n ⁵³	(你) 靠!	kɔ ⁵⁵ -nzgre ³¹	讓(他) 靠!
naɐ ⁵⁵ -rsi-n ⁵⁵	(你) 看!	nɔ ⁵⁵ -rsi ³³	讓(他) 看!
kɔ ⁵⁵ -du-n ⁵⁵	(你) 倒(茶)!	kɔ ⁵⁵ -du ³³	讓(他) 倒(茶)!

例句：

ni³³je⁵³ nɔ⁵⁵-tɔ⁵⁵-fɕæ-n⁵³, cɕɔ⁵³ ɣɔ³¹ nɔ⁵⁵ - fɕæ³¹.
 你（命令式）（禁止式）說（人稱、數）他（施事助詞）（祈使式）說
 你別說！讓他說！
 cɕɔ⁵³ sɔ³³tɕ'in³¹ vɟi⁵⁵ ɣɔ⁵³ kɔ⁵⁵-tɔ⁵⁵-xpjæ³¹.
 這 事情 人家（施事助詞）（祈使式）（禁止式）知道
 這件事不要讓別人知道。

觀音橋鎮土語表示祈使式手段與俄熱土語相近，也是將命令式前綴元音變作圓唇元音 o，人稱形式用第三人稱，但聲調高低平降不變。例如：

命令式		祈使式	
æ ²² -dzi-n ⁴⁴	（你）吃！	o ²² -dzi ⁴⁴	讓（他）吃！
nu ²² -t'e-n ⁵³	（你）喝	no ²² -t'e ⁵³	叫（他）喝！

業隆土語是將命令式前綴的非 a 元音變作 a，若前綴為零聲母的 o 則變為 la。例如：

命令式		祈使式	
ko-t'e-n	（你）喝！	ka-t'e	讓（他）喝！
ni-p'ɕɔ-n	（你）解開！	na-p'ɕɔ	讓（他）解開！
o-fts'u-n	（你）燒開！	la-fts'u	讓（他）燒開！
na-k'o-n	（你）裝！	na-k'o	讓（他）裝！
ni-zək	（你）關（門）！	na-zək	讓（他）關（門）！

據孫天心介紹，木爾宗話的祈使式是將命令式前綴元音變為 i。

嘉戎語東部方言卓克基話有祈使式，其表現形式是在命令式前綴前再加前綴 a-，人稱形式用第三人稱。例如：（林 1993:244-245）

wəjo	kə	a-to-pə-u.	叫他做！
他	（施事助詞）（祈使式）（命令式）	做（及物）	
wəjo-ne	kə	a-to-zə-u.	叫他吃！
他	（複數）（施事助詞）（祈使式）（命令式）	吃（及物）	

卓克基話的祈使式前綴 **a-**與業隆土語顯然有同源關係，只不過卓克基話的 **a-**是獨立音節，業隆土語則是將 **a-**取代命令式前綴的元音罷了。

嘉戎語北部方言草登話的祈使式前綴**ə-**⁵，也是獨立音節。道孚語格西話的祈使式表現手段與上不同，以在命令式動詞詞根前加帶有使動意義的前綴 **s-/z-**表示。例如：（黃調查手稿）

nɿ	t'ə	gi	yrə	də-s-t'i!	請你讓他喝水！
你	他（對象助詞）	水（命令式）	（使動）	喝	
nɿ	t'ə	gi	dʒiba	rə-z-gi.	請你讓他穿衣！
你	他（對象助詞）	衣服（命令式）	（使動）	穿	

格什扎話祈使式的表現手段與格西話相同。例如：（孫宏開 1983:148）

t'i	喝	s-t'i	請讓（他）喝！
tɕi	開	s-tɕi	請讓（他）開！
gi	穿（衣）	z-gi	請讓（他）穿！

看來，以命令式前綴元音交替表示祈使式，可能是觀音橋話獨有的創新。

3.2.4 自身態與反身態的表現形式

嘉戎語東部方言和北部方言都有反身態，都有專門的前綴表示動作的對象是動作者自己。卓克基話以在動詞詞根前加前綴 **wjo-**表示反身態：（林 1993:254-255）

ka-top 打	wjo	-tom	（我）將自己打自己
	（反身）打（第一人稱、單數）		
ka-sat 弄死	tə - wjo - sat		（你）將自己弄死自己
	（第二人稱）（反身）弄死		
	kə - wjo - sat		（他們）將自己弄死自己
	（第三人稱、複數）（反身）弄死		

⁵ 孫天心先生提供。

北部方言草登話反身態前綴 *oɣe-* 日部話反身態前綴 *və-ja* 以及木爾宗話反身態前綴 *vja-* (孫 2000a) 都與卓克基的 *wjo-* 有對應、同源關係。

道孚語未見有反身態的報導。

嘉戎語東部方言和北部方言也有自身態。所謂自身態是表明並強調動作行為為動作行為者本身所作。它不完全等同於自動態，自動態是與使動態相對立的一個範疇，嘉戎語和道孚語都有少量動詞用形態變化區分自動態和使動態。例如卓克基話 (林 1993:251)：

自動	使動
kə-mbək 裂開	kə-p'ək 劈開
kə-mbət 斷	kə-prət 扯斷
kə-ndʒop 著火	ka-tʃop 燒
kə-ndzop 破裂	kə-tɕ'op 打破
kə-ŋgrək 垮	kə-krək 拆
kə-ŋgrɛi 自毀	kə-krɛi 弄毀

以上動詞區分自動和使動有三種手段：前綴元音 *ə* 和 *ɐ/a* 的交替；詞根聲母清濁的交替；鼻冠前綴 *n-/m-/ŋ-* (三種形式是受後面的輔音同化所致) 與零前綴的交替。

嘉戎語梭磨話以前綴表示自身態，自身態前綴比自動態前綴 *n-* (*m-/ŋ-*) 可附加的動詞要寬泛得多，既可加在不及物動詞和自動動詞詞根前，表示“自動地作某動作”，又可加在及物動詞和使動動詞詞根前，表示“自己把動作加在自己所有的事物上”例如：(金鵬等 1958:81-82)

ka-rjap	站起	ka-nə-rjap	自動站起
kə-ŋgri	毀壞 (自動)	ka-nə-ŋgri	自己本身毀壞
ka-top	打	ka-nə-top	自己打自己的
ka-kri	弄毀 (使動)	ka-nə-kri	自己弄毀自己的

草登話也有類似作用的自身態前綴 *nə-*⁶。根據現有材料來看，觀音橋話沒有反身態，但有自身態，其自身態是在動詞詞根前加前綴 *n-* 表示。如業隆土語：

⁶ 孫天心先生提供。

黃布凡

dʒə	吃	n-dza-ŋ	(我)自己吃
		e-n-dze	(他)自己吃
ge	穿	n-ga-ŋ	(我)自己穿
		n-ge	(他)自己穿
k'o	裝	n-k'o-ŋ	(我)自己裝
		o-n-k'o-n	(他)自己裝

若詞根聲母爲複輔音，則用 ni- 替換 n-。例如：

xcç'o	寄(信)	ni-xcç'o-ŋ	(我)自己寄
ʃtɛp	疊	e-ni-ʃtɛp	(他)自己寄

自身態也可用作反身態，如下面的句子可依語境的不同作不同的解釋：

ŋə i n- ga-ŋ
我(施事助詞) 穿(第一人稱、單數)
我自己穿／我給自己穿。

俄熱土語的自身態，也可兼作反身態。例如：ts'ə⁵³ 打

ŋə⁵³ ɣə³¹ ŋə⁵³ t'a³¹ n- ts'u-ŋ⁵³
我(施事助詞) 我(對象助詞) 打(第一人稱、單數)
我自己打自己／我打我自己。

觀音橋鎮土語的自身態標誌除了用前綴 n- 外，還伴隨聲調的平降交替。例如：
dzi⁴⁴ 吃

n-dzi-aŋ⁵³ (我)自己吃
æ²²-n-dzi-n⁵³ (你)自己吃(命令式)
u²²-n-dzi⁵³ (他)自己吃

3.2.5 已行體的表現形式

動詞詞根表現已行體的形態變化有三種：(1)元音交替；(2)喉塞音是否後置的交替，有的並伴隨聲調的交替或重音的移位；(3)輔音送氣與不送氣的交替。草登話和木爾宗話(1)(2)兩種形式兼而有之，並互相配合⁷（孫 2000a）。上寨蒲西話具有(2)(3)類形態，(1)類形態已處於將消亡狀態（孫 2000b）。(3)類形態以道孚語（包括格西話⁸和格什扎話）表現得最為典型。嘉戎語東部方言的卓克基話已行體沒有這三種類型的形態變化⁹。

觀音橋話幾個土語都沒有第 3 種類型的形態變化，但有(1)(2)兩種類型的形態變化。例如下面是業隆土語的已行體詞根元音交替的例子：

(1)	詞根	已行體（第三人稱、單數）
裝	k'o [?]	ni-k'u
做（事）	vzo [?]	li-vzu
擰	ʃts'op	li-ʃts'up
殺	sat	ni-sit
扛	rvak	li-rvək
穿	ge [?]	li-gi
說	re [?] s	li-ris
撒	tɕ'es	ni-tɕ'i [?] s
煮	sji [?]	ki-sje
宰	ntɕ'i [?]	ni-ntɕ'e
(2)		
看見	vro	ni-vro [?]
抱	ʃpo [?]	li-ʃpo
笑	nq'at	ni-nq'at

⁷ (2)類形態所表達者孫天心先生分析為過去時，上寨蒲西話的聲調交替也是表達過去時。

⁸ 我在〈道孚語〉（1991）中談到已行體的變化規則：“加趨向前綴。詞根聲母若為送氣輔音，加前綴後需要變為不送氣輔音。”孫天心（2000b）從我的材料中細心地發現，道孚語格西話動詞已行體輔音（按：應為不送氣輔音）送氣與不送氣的交替是雙向的。經檢查原始記錄本都記了已行體形式，絕大部分動詞確如他所說，只有少數例外。因而上面的變化規則後面應補“若為不送氣輔音則需變為送氣輔音”一句。

⁹ 卓克基話主要以加趨向前綴表示已行體，但當有些動詞的已行體與進行體同音時，便以前綴的聲調高低交替來區分第二、三人稱的進行體和已行體。（林 1993:236）

黃布凡

喝	t'e	ki-t'e [?]
浸泡	sle [?]	li-sle
給	bi	ni-bi [?]
掃	p'ji [?] s	ni-p'jis
買	yru [?]	ki-yru

以上(1)組動詞元音有 o-u, a-i/ə, e-i, i-e 等交替，但(2)組動詞的元音則不交替。元音交替不普遍，也看不出條件。但業隆話喉塞音的後置或取消則是很有規律的，即：詞根有喉塞音的音節，在已行體中則失去喉塞音；詞根無喉塞音的音節，在已行體中添加喉塞音。

俄熱和觀音橋鎮土語的已行體普遍使用第 2 類形態手段。其喉塞音的有無與聲調的平降密切相關，凡是有喉塞尾的開音節都讀平調（分高平、低平兩種），凡是無喉塞尾的開音節都讀降調（分高降、低降兩種）。本來喉塞音和聲調任標一種都可，但因其他閉音節有平有降，所以這兩種土語選擇了聲調作為區別手段。如俄熱土語：dzi⁵³ 吃

人稱（單數）	將行體	已行體
一	dza-ŋ ⁵³	a ³³ -dza-ŋ ⁵⁵
二	dzi-n ⁵³	a ³³ -dzi-n ⁵⁵
三	ru ³³ -dzi ⁵³	u ³³ -dzi ⁵⁵

元音交替手段在俄熱土語中處於行將消亡階段，只有少數動詞還殘留了一些形態變化。例如：

	人稱	將行體	已行體
ræ ⁵⁵ 寫	一	ru-ŋ ⁵⁵	næ ³³ -ru-ŋ ⁵³
	二	ræ-n ⁵⁵	næ ³³ -ri-n ⁵³
	三	ru-ræ ⁵⁵	nu ³³ -ri ⁵³

上面的動詞第二、三人稱單數已行體將詞根元音æ變成了 i。

3.3 語法比較結果

下面用簡明的表格將各項比較結果概括於內：

語法比較項目 順序	重點比較 內容	語 言 或 方 言 點							
		俄熱	觀音橋鎮	業隆	木爾宗	格什扎	格西	草登	卓克基
1	進行體不以前綴而以詞根加其他動詞表示	+	+	+	—	—	+	—	—
2	第三人稱已行體前綴元音交替標誌及物	+	+	+	+	—	—	+	—
3	命令式前綴元音交替表示祈使式	+	+	+	+	—	—	—	—
4	無反身態前綴，自身態可兼作反身態	+	+	+	—	?	—	—	—
5	以喉塞音有無交替或聲調交替以及詞根元音交替表示已行體/過去時	+	+	+	+	—	—	+	—

(? 表示未見報導材料，情況不明。)

從上述語法項目的比較結果來看，觀音橋話內部幾個土語相當一致。與嘉戎語卓克基話絕然不同，與草登話有兩項相同，與道孚語格西話只有一項相同，與格什扎話基本不同（除一項不明外）。因此，以這幾項作為衡量語法差異大小的標準，

觀音橋話（俄熱、觀音橋鎮、業隆、二嘎里¹⁰等）與嘉戎語、道孚語的差別都大。

4. 結語

通過詞彙比較，我們看到觀音橋話與嘉戎語和道孚語的差別（俄熱—卓克基異源詞 73.4%，俄熱—格西異源詞 72.5%）大於嘉戎語和道孚語內部方言間的差別（卓克基—金川異源詞 52.8%，卓克基—草登異源詞 65.3%，格西—格什扎異源詞 49.8%）。這說明觀音橋話與嘉戎語或與道孚語不是方言關係。同時，觀音橋話與嘉戎語和與道孚語同源詞比例數幾乎相等（俄熱—卓克基同源詞 26.6%，俄熱—格西同源詞 27.5%），說明觀音橋話與兩者關係的遠近也幾乎相等。

通過語法比較，顯示觀音橋話與道孚語和與嘉戎語都只有局部或個別現象相同，差別還是不小。觀音橋話似與嘉戎語北部方言關係更近些，但在進行體的表現形式上與道孚語格西話有共同的創新。另外在構詞上也更接近於道孚語，嘉戎語各方言名詞、動詞、形容詞大多數都保留了一套標誌詞性的詞頭，道孚語僅部分形容詞保留了標誌詞性的詞頭，觀音橋話這些詞頭都消失了。

綜合上面的比較，觀音橋話應是獨立於嘉戎語和道孚語之外的語言。這與孫天心 2000a 文的結論一致。孫天心已將木爾宗話劃入觀音橋話（2000a），與當地語言使用者的感覺相一致，但從上述語法項目的比較來看，木爾宗話又不完全與觀音橋話相同，有些特點它與嘉戎語北部方言的草登話倒是相近。業隆話也有一些特點靠近嘉戎語西部方言。木爾宗和業隆的地理位置也靠近嘉戎語區，它們是觀音橋語內接受嘉戎語影響較多的兩種方言。據孫天心調查，蒲西鄉的大伊里村和杜柯河北的蒲西村、小伊里村話屬霍爾巴—上寨語，杜柯河南的蒲西村、小伊里村和斯躍武村也屬觀音橋語。觀音橋語的核心地帶觀音橋鎮、俄熱、二嘎里等地人自稱拉塢戎（lavzɯŋ）或戎（zɯŋ），根據“名從主人”的原則，這種語言可命名為拉塢戎語。

應該說，觀音橋語、道孚語、嘉戎語包括尚未進行比較研究的卻域語都是在發生學上關係非常密切的語言，孫天心在 2000a 文中已表示了這個觀點並提出在羌語支下建立嘉戎語分支的主張，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意見。羌語支下面應如何分支或分組，還包括有些語言是否應該劃出去的問題（我在 1996 年訪臺時曾作過這方面的報告），需要我們另作研究和討論。

¹⁰ 二嘎里話我作過一些調查，但材料不完整，從不完整的材料中也感到它與觀音橋、俄熱的土語很接近。

引用文獻

- Sun, Jackson T.-S. 2000a. Parallelisms in the verb morphology of Sidaba rGyalrong and Lavrung in rGyalrongic.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
- _____. 2000b. Stem alternations in Puxi verb inflection: Toward validating the rGyalrongic subgroup in Qiangic.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2.
- _____. (forthcoming). Caodeng rGyalrong. *Sino-Tibetan Languages*, ed. by Graham Thurgood and Randy J. Lapolla. Surrey, England: The Curzon Press.
- 多爾吉. 1998. 《道孚語格什扎話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 林向榮. 1993. 《嘉戎語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金鵬, 譚克讓, 瞿靄堂, 林向榮. 1958. 〈嘉戎語梭磨話的語音和形態〉, 《語言研究》2, 3。
- 孫宏開. 1983. 〈六江流域的民族語言及其系屬分類〉, 《民族學報》3。
- 格桑居勉. 1964. 《藏語方言概要》(油印教材)。
- 馬學良主編. 1991. 《漢藏語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黃布凡. 1990. 〈道孚語語音和動詞形態變化〉, 《民族語文》5。麴
- _____. 1991. 〈道孚語〉, 《藏緬語十五種》。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 _____. 1998. 〈從藏緬語同源詞看藏緬族群的史前文化〉, 《民族語文》5。
- 黃布凡主編, 許壽椿, 陳嘉英, 王會銀副主編. 1992. 《藏緬語族語言詞彙》。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 瞿靄堂. 1990. 〈嘉戎語的方言〉, 《民族語文》4, 5。麴

[Received 20 December 1999; accepted 4 September 2000]

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文學系
中國北京市海淀區白石橋路 27 號

黄布凡

A Study on the Genetic Affiliation of Guanyinqiao Speech

Bufan Huang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Guanyinqiao speech (spoken in Guanyinqiao Town and its neighboring areas in Jinchuan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of China) used to be viewed by scholars as dialect rGyalrong or Daofu languages. By comparison of about 1,700 everyday expressions, including basic words, and a few peculiar grammatical phenomena, the author of 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Guanyinqiao speech should be considered to be a separate language, and not a dialect of rGyalrong and Daofu languages. The author also names this speech as Lavrung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way of calling its core zone by itself.]

Key words: Qiang, rGyalrong, Daofu, Lavrung, Guanyinqiao